尚書集注

尚書敘

注 敘抒也緒也次也抒渫作者之意若系緒且次其篇第故曰敘系辭鄭康成皆以為孔子所作

抒神與反渫私列反見夷寔反系多業反

疏 釋名言語篇云敘抒也抒渫其實宣見之也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攴部云敘次弟也此敘當兼此三詁故云敘抒也緒也次也書不空作皆為所由敘則錄其作書之由微其意詣宣著故云抒渫作者之意見其系緒此由抒撰緒之論也合以諸篇而敘其先後之次弟故云次其篇第此中言說也為鄭說見正義正義且兼偁王肅同系此云茲不及肅者以肅之言反是窶經虞系辭二公是矣知此敘是孔子所作者正義以為緯文而知之今緯書亡无從取證唯史記之文可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敘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是證矣且孔子編書詒以來世太敎不明其恉後學安所取衷則孔子自不容不作敘系辭之言信而有徵者也案書凡百篇其閒或二篇或三篇共敘且有十一篇共敘者汨作九共槀飫皆計其敘凡六十有七篇孔氏以此敘散入經中各冠諸篇之首其亡篇之敘各以其次廁見敘

序皆亡闕據釋文云汨作等篇其文皆亡而敘與百篇之敘同編故序又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爲一卷又正義云伏生敘皆不敘序於正經故謙而顯於下然後以古尚書百篇之敘本別爲一卷總附于後故此亦總錄于經後以古也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一

江聲學

咎單作明居 注 鄭康成曰書亡逸云咎單作皆天文生典熟也 疏 注見正義引鄭注其說云許云自古咎單皆自下水土之訓云咎單皆自上自下疑辭故云依咎單作咎單之所生故云咎單之書未得鄭說斅君咎單謂以子繼咎曰爰亡紀猶言咎單以爲咎單之所以繼故云依咎單先生典熟也

明居

彤日祖甲不丁繹祭于休燕于處祭

彤音融丁今文作亦音丁反繹音亦燕於見反 注 鄭康成曰彤既祭明日又祭故羅緝其事

【疏】注見正義敘言將遜于位讓堯得舜則遜位不爲天子故釋之云堯殂也故舜攝其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則堯爲天子殂故也故云堯殂也故

作堯典

虞舜仄𢼸 𢼸正義本作微玉篇引作微非也說文入部止爲𢼸字从入支豈省聲不當更爲入微隸古定本作𢼸隸从之【注】𢼸猶賤也【疏】云𢼸猶賤也者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𢼸者也又哀十四年傳云薪采者則𢼸者也是𢼸之訓猶賤也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注】歷試以難事考績爲闕不兼循實與事矣【疏】堯典者謂又典云云乃堯試舜之事茲不采用以說此諸難者以是堯典之文茲則舜典之敘或舜典作爲試舜之事不止如堯典所云也今舜典以不可攷矣故云書敘爲闕不兼指實其事矣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入麓伐木蓋鄭君及見孔氏逸書之舜典如此據之爲說據鄭注則可見堯試

舜之事不僅如此皆徵五典云云也惜正義引鄭注太時不得與古之本錯置不錄

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

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聲謂當于方字絕句詩商頌禹敷下土方正同此句讀

注 帝謂舜也釐理下土四方象說以釐理也

疏 云帝謂舜也者以篇在舜典律故知帝謂舜也釋文云釐力之反象云賜也理也案釐雖亦訓賜證于此文不合故鄭取其一訓也云釐理也

設居方小生分類

小彼四反俗通用別

注 居方居民于其方所也小生小其方之所生分類分其種類設以居方小生分類之纍著居而識方氏辨九州之國各若其利其民其財其數之屬也易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種之甬反省所景反

疏 象注帝告曰居敘云司居民之義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
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
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又云居民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
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然則王者之治居民最爲學務而居民之樓則必使民
各寶其故土不易其之此文墬墬下土之而言設居之
云〻則設居之云〻卯是墬下土之之貴故解居之爲
居民于其之所也云州生小其之生所生皆樹利攻工
記云鄉生角荊生蘇紛胡生笱吳雩生金錫此林生美
皆也又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林竹穀纑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
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
則千里往〻山出棊置此其大校也是四方各喜所〻
生物此言小生是小四方生所生也山利土訓辨墬〻
而原其生鄭注云辨其物者別其所爲所天原其生〻
亦時也是大小四方所生也辟李宣書古文訓云伏生
㵑九域以諸侯來貢各錄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爲之貢賦政教略象記其語言好辯下土使民釆〻使
民天數據此則可見居之謂居民于其之所以生分類
故

謂分別其所屬之土種類故云設此居之以生分類職之繇
而引周禮職方氏以況也職方氏皆政官之屬職主也
主四方之職貢皆故其文云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下條乃言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其利其民其畜其穀
云云假言其民男女之數則是閱其戶口而實其亡之叙
此所謂居之也假言其利金錫竹箭之等是別其亡之叙
所生假言其畜其穀之所宜則是分其種類皆與此叙
所言同故云蓋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
民其畜其穀之屬也云之屬皆以假文前言九州故以
也屬之也引易者未濟大象文案易卦終未濟六
正離大同之世天隱於萬物育其治之極也未濟亨則六
文皆不正未濟也聖人為之贊化育以物亨終濟
定眷辨物居方贊化育以方生演也故君子演易亨未濟
發也詩言當濱水分於民隨宗大陰則然矣其物
米黍方也滿是未濟之世也州言居之象易文同言水
之分類正所謂眷辨物也四文設正和合故引以為證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汩作汩乃發汩采反機引米小
水名嵇音設非矣共居容反槀可稱反餘於米汩
槀與訓勞也依勞訓則是槀師之槀其字當同耗槀則

木不刊木
鉄了庚反 注 潏潏也其讀當爲𢿢𢿢給也象刻之證未
說文水部云潏潏水也故云潏潏也緣序燮下上
聞 注 厶設反厶云之則篇名潏潏能取潏潏也能絲之證也
緣以書序能汨而訓𢿢汨證則是而字兆矣云其讀當
爲𢿢𢿢給也皆書古文訓云伏生偁大其己諸庚來𢿢
各錄其土地所生美惡乃氏物惡爲之貢賦政教則
大其所言大率九州職貢之後貢了下所己𢿢給上
則大其名篇己𢿢給爲𢿢證故其讀當爲𢿢𢿢之字古今
者能其事刊了傳體不𢿢矣𢿢給說文其部文易王
云其遷也退米𢿢故不用象鉄篇亾以氏鍾務火米
以名篇也證漢儒大不得聞儒以傳云象𢿢也鉄明也
何所據而云𢿢明否不爲信馴
疑可也故云象鉄之證未聞

𠦪錫夫乎甚宓成乎功來齊曰之 注 夫

繼也申象也象直容反 注 夫繼申象林釋詁文 作大宓𠦪錫甚

敫釋 據正義謂易鄭王所據書敘此篇名爲敫釋𢿢
羲釋 則尚書米无蓋釋篇目隱以氏分勿罰慕下半

敘

篇序亦名棄益稷鄭經之畢大矣【注】棄稷稷官故以棄稷【疏】堯典曰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棄稷稷官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濬息俊反【注】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發謂不言作賦貢禁關也磽苦交反【疏】鄭注見正義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者謂土肥則所生豐土磽則所生儉視其所生以定賦準其賦以制貢鄭鄭注此篇經文所云謂隨肥瘠定貢賦上下是也又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大謂定其肥磽是所生也穀謂不言作民貢盈闕也者謂肯得循篇中陂敘以言作以下篇此言任土作貢謂任其土之所出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篇也下篇別故作禹貢也文茲來或云禹自是闕錄矣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注】馬融

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疏】注見正義云軍旅曰誓皆如此篇及商書湯誓周書太誓牧誓粊誓之屬皆是軍旅之事也云會同曰誥者經中如湯誥言告諸侯羣后大誥言大誥繇介多邦皆是會同之事也如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則皆非會同爲云然皆據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繇援以說此篇偁誓之證因聯言會同曰誥云

太康失邦罤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罤古魂反今繇作昆須心俞反今繇作須【注】太康啓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爲昏虐不堪帝業降須雒汭是謂五觀繇周書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

以從徯于雒汭

雩革樂反 觀古奐反 假吉下反 [illegible] 史記
縱子用反 難了曰反 臺曲綺反 學本

紀云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太故云太康居之子也云
太康神康夏太康立是為五觀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文
也子五觀皆國語楚語士亹曰啟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
啟子太康昆弟也引逸周書嘗麥解文云其在啟之
五子忘伯禹之命今逸周書作殷之五子宋言忘伯
之命則以是禹之五子殷乃誤字茲以違改正之據云
禹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偽古文言五子述大禹之戒
以於歌識足以證偽以書之證也云述凶年國妃
此叙所云光猶也經文亡逸光粹之義天闕諸傳記
次未為見咔以書言后羿距之于河宋夕傳言羿因
夏氏以次夏後未見其叙太康時事偽以書不可信然
殺穗者難讎皆楚大夫歷謐所作也夏康云云者王逸
汩云夏康居子太康也言夏大康不讀后之樂而變
作淫湎於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爰以
胤國名也又乃家后陽少光武伏也家注見釋
文釋詁類也侮訓待故云類也也鄭注見正義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illegible] 諱胤往征之 湎民沇反 [illegible]

羲氏和氏世掌日官當仲康之世沈湎淫泆廢其舊職
胤于是往征討之鄭康成曰胤臣名 **疏** 云羲氏和氏世掌日官者桓十
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
日御典曆數者也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
月星辰此敘言羲和廢時亂日是羲和歷虞夏世掌
日官者也云當仲康之世者史記夏本紀錄此敘以爲
帝仲康時案孔氏古文爲此篇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
古文則史記所云蓋據經文爲說則以爲仲康時是可
信矣鄭注見夏本紀注云胤臣名者案周書顧命胤之
舞衣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以詁此器皆古人
名目與器故鄭注微文云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
詁此物者之名也兌和雖不可攷垂則舜時共工之名
則胤亦是人名即此敘所稱是矣故鄭君以爲臣名僞
孔氏故與鄭違異以胤爲國名且詁僞經稱胤侯又以
堯典胤子顧命胤之舞
衣亦皆爲國謬甚矣

胤(廟諱)征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注** 鄭康成曰契本封商

國在太學之陽聲謂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八遷者契始

居商一遷也昭明居砥石再遷也相土居商丘三遷也

與湯遷亳而四與餘四遷則未聞焉 學戶覺反 相息亮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契本封商者詩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云玄鳥乙也鄭君箋云天使乙下而生商者謂乙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詩正義引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史記殷本紀云帝舜命契曰爲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是契封于商也云國在太學之陽者南山之陽謂杜學山之南也于九州則杜陽州之國昭文聲謂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凡者凡契與湯總十四世也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契一世也昭明二世也昭明卒子相土太三世也相土卒子昌若太四世也昌若卒子曹圉太五世也曹圉卒子冥太六世也冥卒子振太七世也振卒子微太八世也微卒子報丁太九世也報丁卒子報乙太十世也報乙卒子報丙太十一世也報丙卒子主壬太十二世也主壬卒子主癸太十三世也

也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也故國語周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韋昭注云玄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也八遷已下云云者據正義云商頌曰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於用其說而潤改之書也世本者紀古諸侯卿大夫之世系之書也今亡不可攷矣所稱左傳則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是其文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注

鄭康成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聲讀亳從商隨商故契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契也 偃於蹇反 從其新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者漢書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也注續漢書郡國志云河南尹偃師下引皇覽曰有湯亭據此兩書則偃師信是湯所都之亳矣聲讀亳從商隨者鄭以商社太華之陽亳則河南偃師也案華山在豫州而禹貢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則華陽屬梁州實豫州之南垂矣河紉

南大豫州隱也鄭注立政三亳云湯舊都之民分爲三
邑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然則偃師在成皋之西
降谷之東是爲湯所都之亳而降谷卯畱谷在雒州之
略亳在降谷之東則大爲豫州而至當學陽之北矣故
山亳徙商隱且據湯治居亳之言則湯之先未嘗居亳
皆則徙先王居不得謂就先王之故居也是徙之而已
詳敍文意似謂從倖子孫徽猶亂續子徽之故居湯舊
居亳子孫從之故云亳新商隱商故從所對也故出從
先王居先王謂從也從實未嘗王而云先王謂從也者
亦殷詩云亦王極地文樽云亦王從也蔡子孫爲天下
殷其先祖偁之我蔡王猶圖語殷諸祭谷謀父出笱我先
下世后稷之出其先王不害是太備其先谷爲先王也
繼與遷子云從亳帝遷從亳湯自帝遷樋辭故出從先
下后帝帝遷亳經遷大文曰以帝遷從父乂蔡緣大
鼓祁帝系禰帝與生殷商秋庚殷生文子則謂高然雖
祭帝遷生紀帝與生殷實辭今之也亦爭。帝生也子
天帝所感非繇帝遷而
中詩說可證斯許下郊

作帝告釐沃 注 帝嚳帝也

從也所自出也繼先王居故告先王繼告先王所自出

之帝故篇名帝告ゝ或爲誥古今字也釐理也沃肥美也治理亳之土壤使之肥美故以釐沃名篇

〔疏〕詩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鄭君箋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長發詩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然則簡狄之生契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帝黑帝也契之所自出也黑帝者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而篇名帝告契則未爲帝偁故以爲告先王辭告先王所自出之帝嚳以傳以上文先王爲帝嚳亏此雖不辭帝字推其意蓋亦以爲帝嚳矣契簡狄吞乙而生契猶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ゝ契非帝嚳所生也詩生民正義引張逸之言曰詩之足頌姜嫄履迹而生稷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即如毛傳[illegible]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墮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入之榮諧則詩何故但歎其德不美其父而云赫ゝ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先何特太姜嫄之廟乎是以論之言善矣雖然猶未盡也詳釋契果爲帝嚳之子則稷之始生何爲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寒冰

大矣正以履帝並而享未爲乃繼而生子異出非常故
也不答周禮大司樂何以言先妣之樂商頌何云爲
禘方將豈帝周之子孫皆知爲契而不知爲父乎且閟
宮之詩美姜嫄之德直云上帝是依無菑無害彌月不
遲是生后稷已：言上帝依之而恩狂異乃繼十月而
生稷於郊謂於姜嫄之身不得如乎傳於其子孫之說
矣生民閟宮之詩皆子孫繼其先祖之業豈不知之審
而言之怪乎循之反異之齋泝類正同則使非帝嚳所
生何矣故此篇名帝者不得以帝嚳帝嚳也雖皆嚳釋
徼頌非帝嚳所生嚳爲商周縫稱嚳乎離之出以姜嫄
隱然皆帝嚳之祀故商周皆徐嚳嚳祖因之以配天
云圖堅之禘祭嚳惱漢之劉媪感赤龍而生高帝及高
帝爲天下號太公爲太上皇則太廟而祭之情狀適
同稱嚳之利不足以爲雝也云此或爲誥古今字也皆
續史記殷本紀云於帝誥辭亦刑記繼亦云告古文誥
數則告爲古字誥了今字故云古今字也泊然叙云帝
[illegible]壚下土墳象注云壚理也國語告語曰墳土之民不材
韋昭注云墳肥美也壚貽所宅當爲治理田土之業則
篇名壚墳與文蔡言治理宅土之業故謂
壚黑理墳采肥美也史記天靜墳篇目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注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僮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僮子而征之是與此也雖然竊疑焉豈葛之君民皆如是不能食乎且餽食而耕老弱往其反餉者○再疑爲不豫其了不察之說乎孟子質言無疑姑存其說云

共居容反饋唯季反粢子夷反盛氏征反爲之引孟介爲其茲于睦反饋食酒食茲夕吏反餉式尚反

子者滕文公下篇文也晉時有皇甫謐者據此文以駁鄭君亳即偃師之說以地理求之梁國寧陵之葛鄉爲葛伯之國去偃師八百里不宜使民往耕因以梁國之穀孰之湯所都之亳檢漢書地理志梁國无寧陵亦无穀孰謐蓋據晉世之名乎抑不置辭即亂其說亳必近葛乎可往耕孰究是兩國湯疆亡七十里葛之亳伯也其國當不近于湯耕者餉往其民且又曰比再餉唯于兩國接壤之如二三里之間乃可令不勞勤比勞民所于若國也乃後此經釋乎弗乎八情亦乎求安湯是其數亦乎之來可深信謐實得據之以駁鄭君乎茲猶引其文者以是謂說所其代葛之故既前述之而附志所疑以論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注　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伊尹惡所无遇復歸于亳　惡烏路反

疏　說文鬼部云醜可惡也故云醜惡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是醜惡同訓也云湯貢伊尹于桀者孟子告子篇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

湯故知伊尹之賢，是湯貢之于桀也。案禮記射誼：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房。房正義本作方，方蓋从史記

注 乃，衍字也。不期而會曰遇。汝鳩汝房，湯二臣名。疏 云乃衍字也者，史記錄此无乃字，據文夫无庸爲此乃字，且覺无爲允妥，但不敢擅刪，姑存之而曰猶衍字可也。云不期而會曰遇者，穀梁隱八年傳文。云汝鳩汝房湯二臣名者，伊尹從入亳之北門而遇之，則自是湯之臣矣。

作汝鳩汝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遷七然反埜占定本如此

注 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以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

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絜，令臬反。嘆，哭反。案，反句果彼反。

疏　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曰見正義，兹合而緝之。義難成云云。湯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緣言五年不收，而鄭君云旱至七年者，伏生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旦。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則言五年者誤也。云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記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也。湯時大旱，十年[illegible]。農者，[illegible]山氏之子曰柱，是也。湯時大旱[illegible]。言自商以來，祭法言夏之衰，而湯時旱，乃以久旱故遷[illegible]。柱也。此言欲遷其社不可，乃悖祭法，皆不言變社[illegible]。則遷之社，則以无可繼句龍者，故不可遷，于是止也。

作夏社疑至臣扈　注

亳社皆禁讓賚社神之詞疑至未聞焉臣扈人名也馬融說聖人不可自專得用二臣自明然則疑至亦人名與三篇皆亡不可攷矣先後之次湯誓定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于後次之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者未聞與說得序柚凡與云如凡

〔疏〕云亳社皆禁讓賚社神之詞皆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云祈嘄也謂爲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福攻說則以詞責之攻如其嘄鼓然案害嘄鼓則如昭十七年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是也然則爲災變則爲讓賚社神之事茲以大旱故欲遷社神以无可伐皆不止自以爲詞說以賚之書以亳社名篇自是讓賚社神之詞矣其書亡无攷疑事毋質故云禁也疑至名篇之誼則不可讀故云未聞焉臣扈則是湯之臣名扈皆故云人名也君奭篇言太戊時有臣扈未審然是其人否馬融說見正義云得用二臣自明則似以疑至臣扈爲二人矣故云然則疑至亦人名與云

敘

既皆不忍深信焉說亦竊疑詞也偽孔本此敘在湯誓之後正義言鄭君等注此敘在湯誓之上今仍鄭本故先所此敘與其於東實竊未審故辭之云先後之於湯誓宜先典寶於之此三篇又於之乃後於以仲虺之誥及湯誥知當然皆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遂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於之此敘古遂鄉學則是遂敗夏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於典寶仲虺之誥敘云湯歸自夏是疑朡夏而歸也湯誥敘云得婦于亳則婦亦追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於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從未紀孰此誥篇之敘先湯誓於典寶人亦陑社亦及疑追侯居篇日於則仲虺之誥於則湯諸星陑敘文亦繇之先也今以此敘惟湯誓之皆典寶元成以一然之得先先後之宜不審何以命此故云今命此先未開其說或出然則何不變其書而炎仍鄭本乎門鄭木篇於是古文之於也知皆以鄭注伐士政敘云此伐淮夷朡賤鄉是偏政三奉伐營蔡時事編篇亏此來問是可知鄭君悲謂古文篇書亂疑與後得先於不敢變也乎何敢信變之乎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相息羔反條乃之反條引本作鳥傷而說文所无不可書也案六書段借之說由本无其字依聲託事肅成多言由倉交无字或己音類以方段借為之誕于征之而己數則同聲之字假己可段借條大而聲也且說文云條屋析上櫟也爾疋曰[illegible]條謂之櫟則條又高峰之如蝗矣詮合貼段借條正字

條蓋氏飯之名未聞所在蓋自吳吾之亳所經之路也

鄭康成曰鳴條南夷地名飯系[illegible]言夷自條則條是高讀反降知所故以為氏飯之名己无它證不質言故云蓋也條以傳云條在河四之南故云未聞所在者蓋條以氏從言湯夷所過從條出其不意故指實己為扎河四之南見非伏桀所經之正路夫王者之師豈掩八不備哉條以衰說不可信也則云條在河四之南又惡足據且條之為隱名傳記无文故云未聞所在云蓋自吳吾之亳所經之路也者居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君箋云三[illegible]擲于桀惡湯先伐韋顧亭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殷本紀云俱尹從湯﹦自把戉以伐昆吾遂伐桀條以氏解此矣自條誥為出其不意之衰說或者條非自亳適夏之路故敘

推以爲自是吾而來所經之路也以无正據故云蓋以疑之鄭注見正義孟子離婁下云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交于鳴條鳴條東夷之人也則鳴條乃東夷之地鄭云鳴條南夷墬名者蓋孟子下文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然則以舜爲東夷之人了對西夷而言東夷非謂東方夷也究得據此而遂以鳴條爲東夷墬乎且孟子下文又言墬之相去也千有餘里據岐周畢郢而東千餘里與舜東夷正不止千餘里則鳴條豈得在東夷乎史記言舜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禮記檀弓篇亦言舜葬于蒼梧之野蒼梧固南夷墬也孟子言舜交于鳴條則鳴條當在蒼梧是南夷墬矣

作湯誓 序 堯典正義一云鄭云湯誓在亡篇後于百篇之二十六篇作鄭本篇次故附于此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古熒反正義

木虺 坰冋 注 大冂或爲泰象愛仲虺湯左相也虺字或作蕫

棫反又渠弱反相息羊反 疏 云大冂或爲泰泰卷皆據殷本紀云湯歸至于泰卷陶中𠱠虺誥徐廣音義云一

无此陶字與則此敘大凡經假文秦聲大讀當爲繇凡聲轉爲壘也罍字說文所无其或罍字之譌與不知其字不斜掾之改其字也定云參之傳云仲虺所辟之爲湯之相故云仲虺湯之相也云虺字或虺繇者史記殷本紀云其杜仲虺繇之言也云：據除注云仲繇紀仲虺湯之相也

湯旣黜夏命 黜丑律反【注】黜貶下也黜或作紬 貶彼斂反

下衍放反紬又律反【疏】云黜貶下也者說文黑部文也云黜或作紬者殷本紀云紬夏命紬黜古字通也

復歸于亳作湯誥

伊尹作咸有一德【疏】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于百篇爲第三十二案殷本紀于湯誥之下紀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大之此篇後湯誥得則是孔氏古文之後知此且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之文三得其文紀可知是成湯時書矣其後因遷杜湯誥後偽孔氏別誥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已後太甲後後是敘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僞孔本遂伐上有遂從之三字蓋據史記從之朡子公反

注 大崩曰敗績傳說三朡國名今定陶也蓋是也鄭康成說以伊訓曰征是三朡

疏 云大崩曰敗績者莊十一年左傳文言功績大崩壞也云傳說三朡國名今定陶也蓋是也皆以言伐三朡則三朡自是國矣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鬷亭三鬷卽三朡也則以定陶當三朡所由來遠矣據此云蓋是也以是僞孔氏之說然云桼以疑之也鄭君說皆據樂正義謂鄭注樂緯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是孔氏古文之伊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征是三朡也鄭君必云此引征是三朡以證伐三朡亦云下注了引載孚在亳以證俘字竊未也

俘厥寶玉

注 鄭康成說以伊訓曰載孚在亳聲讀孚俘同字古文皆作孚取也皆述景反

疏 鄭注所出已詳上經聲讀孚俘同字古文皆作孚鄭君引伊訓載孚在亳以注此文可知載孚之孚卽此俘字寶玉之俘古文

者古俘之人偏而為孚尒故

云孚俘同字俘取釋詁文羲半奇反隱引本作詮釋文云本或作義茲據史記定从羲

羲伯仲伯作典寶

注 羲讀如威羲之羲羲伯仲伯湯之二臣

疏 說文我部云羲己之威羲也从我从羊鄭則羲本是威羲字而必云羲讀如威羲之羲者蓋今人書威羲字皆作儀而已羲為仁誼之誼不得讖羲為威羲字矣此敘羲字隱引本作詮此乃據隱引本而讀羲為詮故必正其讀也堯典正義儀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篇之目咸有一悳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故知篇次當在此

咎單作明居

咎其九反單上善反徐咎單同

注 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者明居民之灋也

疏 咎單湯司空也注見史記殷本紀注云咎單湯司空也者案禮記王制鄭君以爲殷制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墬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灋咎單作之則咎單為司空官矣王制又云凡居民量墬以制邑度墬以居民墬邑民居必參相得

後

也无曠土无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與居此居民之樂以居謂以是樂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成湯之沒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沒者葢三篇皆偁錄成湯故推本之尒鄭康成曰肆命者陳政敎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疏】云成湯之沒久矣者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成湯之沒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多年所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特推本成湯之沒而言非謂湯沒之後即繼太甲元年也僞孔氏乃云湯沒而太甲太偁元年謂肯王而紹偁學誕妄甚矣故云成湯之沒久矣所以訂僞孔氏之妄也若鄭則此言太甲元年可矣乃必言成湯既沒故又申言其意云葢三篇皆偁錄成湯故推本之尒知三篇皆偁錄成湯者伊訓是訓義嗣王必偁成湯之訓肆命是陳政敎所當爲以是湯之政敎徂后則是述往之君法是謂湯也三篇必皆偁錄

成湯也已經亡无攷不敢質言故云蓋也鄭注見殷本紀注云縣命者縣政教所出發也者歷出言縣命紀政教也云祖后者言湯之德度也者祖往也后君也已往之君則是湯也已是名篇故知言湯之德度

太甲元年伊尹放諸桐 注 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疏 注見殷本紀注云有王離宮焉者殷本紀言伊尹放之于桐宮又言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是桐有離宮也

三年復歸于亳 注 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乂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疏 乂牛吠反孟子作艾叚借字也說文云艾冰臺也乂懲也據是則當作乂 疏 引孟子者萬章篇文

思庸 注 傳曰念常道 疏 釋詁云念思也庸常也經言思庸以傳解云念常道始用其說

伊尹作太甲三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注 沃丁太甲子 疏 殷本紀云

殷帝太甲偁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故云沃丁太甲子漢書古今人表以沃丁爲太甲子

咎單遂訓伊尹事 注 訓之言順也謂順學伊尹之事 疏 廣雅云訓順也故云訓之言順也說文詩云四方其訓之鄭君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夫解訓爲順也

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 相息亮反 注 馬融曰太戊太甲子 疏 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雝己立帝雝己崩弟太戊立然則太戊是沃丁弟太庚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子雝己小甲弟太戊雝己弟馬云太戊太甲子與史記漢書異者蓋史記殷本紀與世表殷殊不同三代世表云帝太庚沃丁弟帝小甲太庚弟帝雝己小甲弟帝太戊雝己弟是則沃丁至太戊皆太甲之子也世表本紀同出一人之手而互相違異今未見攷定其孰是馬則據世表爲說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朝直遙反 注

祥凶祥也桑穀二木名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拱君勇反俗輒作拱

疏云祥凶祥也皆祥為吉為凶禮記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是吉祥也周易豐上六象曰天際祥也孟喜注云天降下惡祥也是凶祥也此桑穀共生劉向以為艸妖故以為凶祥也說文叒部云桑蠶所食葉木从叒木木部云穀楮也从木㱿聲故云桑穀二木名傳曰云云出漢書五行志五行志先引此敘繼引此傳則此傳其或說以為國之尚書傳與以或五行傳與不可知矣云七日而大拱者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大盈兩手也殷本紀言一暮大拱此不同者未知孰是云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者殷本紀云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是其事也案伏生大傳高宗之訓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懼而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又劉向五行傳以為高宗息于

敘

政事故桑穀之異見皆已桑穀共生爲高宗時
事與此敘不合是高宗時又有此異與此說與伊陟

贊于巫咸注贊說也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誼其聖能光遠
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
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爲巫官故伊陟爲說桑穀
之祥使禳除之[illegible]夕靡反或讀側皆反知中枝反覡胡益反爲于睦反疏漢書郊祀志引
此敘文孟康注云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案敘意是伊陟爲巫咸說康言謂伊陟說其意似與此敘乖反故
但約取其訓詁而已引國語者楚語文也云其明能照之其聰能聽徹之者言其能見鬼神之形聞鬼神之
聲也成十年左傳云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

照人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是足證巫象見鬼神且聞其言也云杜男曰覡在女曰巫皆蓋對文則異其名散文則男女皆可稱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與屬爲男巫女巫是巫爲男女之通偁其官名以偁巫不言覡是故咸偁巫咸也如國語之言則古之巫覡懷若神靈故云然則古之巫靈矣說文玉部云靈靈巫也以玉事神从玉霝聲或作靈从巫是巫亦靈也屈大夫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則咸之爲巫靈可知矣

作咸乂四篇

嬖僞孔本作乂史記作艾皆通借字也依本字則當作嬖

注 嬖治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贊則此當爲太戊篇目也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以下云太戊贊于伊陟舉此敘之下太戊字下蓋皆爲二畫作重文以四屬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錄闕太戊篇目矣重直容反

疏 嬖治說文

辭稱文引史記者殷本紀文也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者釋篇名咸艾之意也周書君奭云巫咸乂王家是史記所本也云作太戊則太戊亦書篇名故云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今此敘无太戊故又推詳其所以闕太戊之故長云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不重出齡命字止于齡字命字下各加二畫是與諸也云下云太戊贊于伊陟舉此敘之下太戊一字下祭答為二畫作重文以明屬諸上書敘曰咎合于一其公也當也知聯文釋不釋祈亦令議周書敘猶號是可謂也則此書之敘小兆是矣據史記之文則此敘當云作咸乂四篇太戊度屬書敘作沿作九篇象錄之經而下又有太戊之文依古文篆隸之變則必不重出太戊字也于太字戊字下各加二畫亦以加是則容有不察而分作單文之說故云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敘闕太戊篇目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注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則不臣為

伊陟篇目也蓋俗儒誤疑太戊一篇因而曾伊陟之目

以足百篇之數亦贊伊陟皆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

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為原臣

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與數乎疏引史記皆失數

本紀文云然則不遷為伊陟篇目也皆據史記言伊陟

變作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敘亦案

孔氏古文多原命篇據漢書司馬子長當從安國問故

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子長以親見原命篇文

矣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變作原命以於

此篇經文為說據是則可知无伊陟篇目矣云蓋俗儒

誤疑太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皆偽

孔氏又偽作連叢子託為孔臧與安國書多云世儒皆

謂尚書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安知了多百篇邪是偽

孔氏大謂尚書多百篇也于上敘誤疑太戊一篇則不

滿百篇之數因于此曾伊陟以足其數亦云贊伊陟皆

命伊陟也皆尼君聯命與臣以于廟中史記言太戊贊

伊陟于庿言弗臣則是命伊陟也云原之言再也者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攘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爲再命也馬注見殷本紀注案孔氏逸書有原命篇而馬鄭書敘云逸十六篇絕无師說蓋逸書亡東漢時頃矣概佚馬君或未之見其以原爲臣名謂命原以咨湯之譜我所修也皆蓋以原命名目例說命畢命冏命等相似說命：傳說畢命：畢公冏命：伯冏因以之而爲言此以意說書與史記大相違異必非名篇之意故而序其兆由系其數矣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囂及蒿反

注 仲丁太戊子囂隱名也讀若詩云猗于數之數

疏 云仲丁太戊子者殷本紀言太戊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是仲丁爲太戊之子也云囂隱名也讀若詩云猗于數之數者擇猗于數小中文也毛公傳云數隱名鄭春秋云猗由樂搏也數鄭隱今從鄭隱水經古鄭元注云漢米乂黃作數山於詩所謂猗于數者也其山上多橡承仲丁之難也數則此敘之囂邪東攻詩之數故引詩以正其

讀亏以蕃昌其初所也案此經注所引及張平子東京賦皆作譒釋亏數今讀則作傳數亏數此引云揮釋亏數者从徐堅初學記二十二卷所引也書先生曰讀本古文字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云稽稱引讀也淮南覽冥訓曰校毯刊高誘注云繇捽也蓋讀作傳讀故鄭氏箋云田獵傳讀也詩讀作傳讀則鄭君出箋不以數亏讀業張騫所云張釋之建忠溯之感帝上林開倉所爲據史記張釋之傳帝賓開倉觀漢書大數足所失以校者讀也號則今讀作傳讀者俗誤所改古本賓作傳校吾从古可也

河亶甲凥相乍河亶甲

注 河亶甲仲丁弟相墬名

疏 云河亶甲仲丁弟者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帝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據外壬爲仲丁弟而河亶甲爲外壬弟則亦仲丁之弟矣注不云外壬弟而直云仲丁弟者以外壬于此无文仲丁則上篇既見舉上篇而爲言也云相墬名者漢書墬理志沛郡有相縣蓋其墬也

敘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注 祖乙河亶甲子馬融曰圮毁也鄭康成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得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毁改政而不徙

傳 圮房富反 音 十戰反

疏 殷本紀云河亶甲子帝祖乙太故云祖乙河亶甲子馬注見釋文圮毁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毁皆文居相也下而言圮于耿明是去相居耿而國圮也云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得徙也者上篇[illegible]相自亳言也此圮于耿之下无遷之故知不得徙也[illegible]傳[illegible]圮于相遷于耿[illegible]說非也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

注 五遷者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及般庚遷殷而五也鄭康成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

陽甲立般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于亳之殷墟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疏 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皆據己上諸篇之敘也鄭注見正義及殷本紀注云祖乙居耿徙書序論居皆謂徙也書序非謂祖乙書序也知皆殷本紀云帝祖乙立殷復興則祖乙賢君書序必不謂祖乙也云[illegible]陽甲立般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于亳之殷墟者殷本紀云帝陽甲崩弟般庚立則陽甲乃般庚之兄當陽甲之時般庚為之臣也經言王命衆悉至于庭是般庚傳王命故鄭君以此上篇為般庚為臣時事則此治亳殷是陽甲之世般庚為臣時事也云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者湯受天下之號曰商而此中篇經云殷降大虐西伯戡黎云天既訖我殷命又詩商頌云殷受命咸宜皆謂商為殷同是遷于殷而改稱殷也正義引束皙之言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案鄭氏尚書乃孔氏古文本鄭言治于亳之殷墟則孔壁古文必不作將始宅殷束皙蓋入謬衆詭說以亂經不可不辯

民咨胥怨

注 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

經成俗故不樂從 樂勸各反 [疏] 注見正義

作般庚上篇 [注] 案此篇旨不言般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般庚名篇

[疏] 注見釋文此三篇或告臣或告民留誥變也故哀十一年左傳伍員引此中篇文稱般庚之誥誥不以誥名篇故案君說其不稱誥之意云取其從而立功者殷本紀言般庚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是其從而立功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

夢亡米反營之役說誥米下命諸將二字皆加[疏]竹之營說文所引說于告反注及下皆同說文虛也从求也說為胥靡築于傅巖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閒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州[illegible]庸成出從之傅巖高宗因

已傅命說為氏 [疏] 云營求也皆說文文見舒文云說篇胥靡說于傅巖殷本紀云得說于

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傅險即傅巖也。胥靡者，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引孟子者，告子下篇文，以證說之發鈇于藉也。尸子者，著書之人，以其人名其書，故號尸子。數染植九李傳所稱尸子，凶卯其人也。漢書藝文志有尸子二十篇，本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後漢書宦者傳注云：「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據班固言尸人，而李賢以爲晉人，未知孰是，姑闕疑焉。其書今亡矣，喆引其文者，據正義所引也。云傅巖在於河之州者，蓋其九州險阻篇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於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太爲三公。」是傅巖在於海之州也。鄭注見正義，云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者，殷本紀云武丁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君蓋據此爲說。

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注）

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

疏 注見正義云鼎三公象也者九家注易鼎九四云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謂陰陽鼎謂五味鄭君注易大云鼎三足三公象云又用耳行者易鼎六五云鼎黃耳金鉉虞翻注云鉉謂三毌鼎兩耳鄭注義禮士昏禮云扃所以扛鼎令文扃作鉉舉則扃鉉同物所以毌鼎耳舉行皆是鼎用耳行也故易鼎九三云鼎耳革其行塞虞翻注云坎為耳震為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入乾故其行塞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皆鬱埶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漢書五行志曰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雉也以赤色為主于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案劉歆視傳云有羽蟲之孽則二劉之說雖不同然以此推雖為視之不明所致故鄭云象視不明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疏 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

今升鼎者欲為用也无則猶方將有來朝者乎故遂个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案此言訓諸王謂經中乃訓于王曰以下之言非也大傳此文所云也然大傳引孔子贊美此書之言則自亦傳蓋當時實亦是言也未錄于篇介放之采以為傳以補其遺今殆附錄于此

殷始咎周注鄭康成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惡烏路反斷多亂反疏

注見詩文王正義又見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咎是畏忌惡大忌也韓非子難二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此紂咎周之謂故鄭云咎惡也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雅緜詩云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

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廷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
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是其事也云又
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盂克
莒舉豐也又伐之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
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案大傳
以伐黎爲伐耆則伐耆即伐黎也伐黎之前有伐邘伐
密須伐犬夷三事與韓子所言侵盂克莒舉豐文雖異
而事則同何以言之盂之與邘音同字通則伐邘即侵
盂也皇矣之詩說文王伐密之事云爰整其旅以按徂
旅孟子梁惠王篇引作爰整其旅以遏徂莒則伐密須
即克莒也然則舉豐蓋因伐犬夷而暨其隆大爲一事
可知矣故知大傳所云伐邘伐密須伐犬夷即韓子所
云三事也是皆在伐黎之前故鄭于此云三伐皆勝云
拘于羑里皆實戰國策魯仲連言紂醢鬼侯脯鄂侯文
王聞之歎紂乃拘之于羑里史記殷本紀亦云然:則
紂囚文王不爲翦周之故而鄭以爲崇侯之拘于羑里
皆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
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據此則紂囚文王不天愚惡之:意蓋史記二文不同
皆互相備亦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而告紂

者崇侯虎也周本紀言譖西伯者亦崇侯虎則皆與譖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醢鬼侯脯鄂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則鄭君說與戰國策不亦牾也又韓非云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思人洛西之壤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云紂已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歸已彼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已桎梏囚于羑里也是則文王之彼囚實在三伐皆勝之後鄭君說是也

周人乘黎〔注〕

鄭康成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疏〕注又見詩文王正義及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周易夬彖傳云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謂上六乘五陽也則乘者加陽于其上之言是乘勝意故云乘勝也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伏生大傳云西伯紡伐畐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相與學訟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望曰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長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歸氏取怪獸

大不辟虎狼閒尾倍其身名曰虞之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藩之臣之使皆紂曰非子辠也崇侯也遂而遣西伯伐崇是其事也案大傳言西伯戡耆而紂囚之鄭于此云文王釋而伐黎和韋畢皆蓋今之大傳乃後人所合錄皆非完書容或有誤詩文王正義引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于虎口而克耆殷傳即大傳也又引大傳云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均是大傳而此明文皆已文王伐黎在歸出羑里之後當得其實此鄭君所據也云明年伐崇皆大傳言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據是而知伐崇在伐黎之明年也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注】馬融曰受讀曰紂鄭康成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太長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尒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少注

鄉氏

【疏】案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太長號曰受德皆殷本紀云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是紂名辛也逸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是紂號曰受德也惟言帝乙愛而欲立長則與呂氏說不合鄭蓋別有所據則或以紂兄得立而述謂帝乙欲立之尒云嗟乃傳聲轉作紂尒者受紂聲相近偁受德者或單言受因而聲轉為紂殷本紀故曰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illegible]世子生號命名以書其生年月日[illegible]名而藏之其或為之美號大抵所以書史掌文書者為不知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矣[illegible]以鄭君此言則以此敘為舊史之文而鄭又謂百篇之敘以孔子所作無乃自相矛盾乎曰否蓋史官錄書或時敘其作書之由容當為敘但未必篇篇皆為孔子編書必為仍舊敘者大必為特作者即可綴云孔子所作猶春秋本[illegible]之舊史孔子修之遂為孔子作春秋矣

殷既錯天命錯七各反注馬融曰錯廢也聲謂天實廢紂

殷命亦猶見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已廢天命爲文七見

宮反
疏 家注見釋文論語爲政篇云舉直錯諸枉錯讀舉言是有廢詮故云錯廢也西伯戡黎云天既訖我殷命是天廢殷命也又云惟王淫戲用自絕則天之廢殷命繇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亦殺猶見此意故言錯天命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少式詔反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注 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齊謂數則是年太歲在曆維大荒落也 數色主反

疏 鄭注見詩文王正義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詩文王敘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箋云受天命是也多士云天維又年頌闋之子孫鄭注云五年伐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數則武王自紀位至伐紂時未而兕年亦則此言十有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者易緯乾鑿度

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歲九年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命女正昌鄭注云火戊：午蔀也午爲火火言火戊者木精得王火爲之得相戊土也又當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寶心是以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也實二十九年受命之四十歲則十二年矣敘言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蔀四十歲者蓋據中候我應文王受命在季秋之則踰年爲元年故十一年當戊午蔀四十歲也鄭必知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國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次也當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卻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正義引三統術云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首歲甲寅日甲子紀以甲子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元癸卯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

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矣而得始
律紀還數準此己推則戊年部之皆尺六部為歲四百
五十六己六十歲除之尺七宗而餘三十六初歲中寅
則三十六歲己丑數則戊年部之初年前寅歲也其二
十九年歲在戊年文王受命己三十年巳未歲為一年
則十三年是王戊殺歲在辛未乙與國語所言歲至在
雜火皆合則此十一年歲在巳己當戊年部之四十歲
也言數則是年太歲在府雜大流落也皆釋天云太歲
在以四積雜在己四大術游於鄭君說此十一年為戊
年部之四十歲則己己歲故己數也案三數林云尺紀
當皆皆歲中寅日中子曆竊為計之一部七十六歲為
日二為七子七酉五十九己六十除之尺而四百六十
二中子為二為七年七百二十日變從中子數並王寅
又得三十九日乙滿二為七年七百五十九日緩行一
部七十六歲之日數故律年初日得榮卯為榮那部律
此變己之己律壬年辛酉算谷部之小日始物三新
林之所並其未乙酉部北朱日正直榮而故得紀之
初日行得子是紀當日炎中子信不爽矣惟言皆歲
中寅則未數推之一紀之歲年五百二十己六中除
之尺二十五而而餘二十歲變從中寅數並榮酉乙其

一紀則初紀之首歲中寅後紀當首中戊又後紀首中
午又後紀乃當中寅凡歷三紀乃得中寅也惟是文王
受命之戊午部首已中戊紀中午紀推之則十三年武
王伐紂皆不與國語歲在鶉火之辰相應則此敘十武
一癸國是中寅紀之
戊午部四十歲也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大誓三篇注經言四月敘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
以為十三年之一月蓋是與與云虛反疏云經言四月者經云緯四月太子發
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是其文也綠四月至孟津
寅得一月戊午渡驛敘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火米一
年內事鄭君于此當以為說今不得聞故云未聞其說
云諸家以為十三年之一月蓋是與國語周語以皆
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黿此謂十三年誅紂時也劉歆三統歷云戊
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
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以星在天黿周書武成
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
于征伐紂敘以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以此敘與國
欽

語者成所言皆一時事則是十三年事矣韋昭注國語云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是說本諸劉歆亦以此爲十三年事偽孔氏依此爲說亦以戊午爲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惟史記周本紀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蓋周本紀以武王初次至孟津爲九年事故以一月戊午爲十一年且所商正以一月爲十二月實則初時是十一年之四月此一月戊午則十三年矣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則十三年事敍隸總兩時于十一年不月皆以經言四月文自明矣不言十三年皆以一月戊午號小異于四月明非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既載審知中篇不見歲年月而敍因此略其年乎則一月戊午信是十三年矣弟以敍无明文姑揣質言故云蓋且云然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賁百門反

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

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灋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劒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乘食證反說土括反

【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皆應劭風俗通語也賁奔音同字通也云三百人當爲三千人且此引孟子文者孟子盡心篇偁武王之伐殷云云實據此敘之文傳云虎賁三千人足證此言三百人之誤當爲三千人矣故引其文也又呂氏春秋簡選及貴因二篇皆偁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正與孟子文合是又一證矣引司馬灋及樂記皆欲見車一乘爲士十人虎賁是士當十倍亏車之數故云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案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之士皆蓋周公制禮用二人爲虎賁之官屬爲下大夫屬之司馬異於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衞之士非此大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故是士也又案周禮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虎賁得爲三千人者蓋周禮所設據亏

時給役使者八百人乃足矣甚出車必變徵發士卒也虎賁卒士卒也三千人不爲多也且此時來多周所不得據以爲說

與受戰于坶野作坶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嘼 嘼許柚反正義本作獸觀古定本作嘼字異耳 六畜之畜當作嘼 **注** 嘼犍也謂馬牛之屬樂記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之謂歸嘼也 獸所救反復扶富反犕房六反今讀於服反 **疏** 嘼犍也者說文嘼部文案說文牛部云犍畜牲也然則嘼即六畜之畜謂人家所常畜者馬牛羊豕犬雞皆是云謂馬牛之屬皆據樂記文也案樂記云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因說武王伐紂時事言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正此敍所云歸嘼之事故引其文以說

識其政事 識申試反注同 **注** 記識商之善政 **疏** 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誰殷之續耆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者對曰欲得

殷商之政武王于是得殷商之政故云記識商之善政善政則謂殷商之政也

作武成【注】鄭康成曰箸武道至此而成箸中庚反【疏】注見正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注】武庚字祿父紂子也立以為殷後【疏】云武庚字祿父紂子也皆鄭注伏生大傳文也云立以為殷後者微子之命敘云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是則初時為殷後者本是武庚既殺而命微子代之則此言立武庚是立以為殷後矣

以箕子歸作鴻範【注】箕子走之朝鮮以而問武王立殷後箕子來歸承武王問而陳鴻範朝止佁反鮮相然反【疏】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然則此敘言以箕子歸不得謂武王以之歸當解為以而箕子來歸也故云箕子走之朝鮮以而聞武王立殷後箕子來歸蓋敘言箕子歸者敘

敘洪範所以作也言天道者箕子所以歸也則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太德故也或曰武王以十三年克殷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是一年內也何言乎以而箕子來歸乎應之曰武王誅紂在二月初旬于時箕子逃之朝鮮可知矣是年冬來朝故洪範言十有三祀此不足以難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 邦方容反注並同 注 邦古封字也詩云邦畿千里論語曰且在邦或之中 或云矢反卽域字 疏 云邦古封字也者案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此云邦諸侯邦實古之封字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偁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是卽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則國語以邦爲封也故康誥敘云邦康叔從正義云古字邦封同故漢志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是也引詩者商頌文引論語者季氏篇文也今予言封䌛諸侯言封域皆謂封畺介詩及論語皆作邦字是足證邦之爲古封字故引之也今人讀詩及論語皆讀邦爲百卷反是韓不識古字故也

班宗彝作分器 分府奮反 疏

鄭康成曰宗彝宗廟彝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

著中度反

疏 注見史記周本紀注案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然則尊彝異名此云宗彝宗廟彝也者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彝乃異統名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又云卣中尊也鄭注周禮云卣中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是則彝卣罍統名爲尊故鄭注周禮敘官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

西旅獻獒 注 旅讀乃之偁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乃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見[illegible][illegible]反

疏 云旅讀乃之偁者旅古文旅字旅之言羈旅也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今臣羈旅之臣也言異國之臣則是旅乃也雖不必絕遠即絕遠夫爲旅故此旅獒及下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詁也鄭注見正義云獒讀曰豪者釋文云獒馬云作豪酋豪也說與鄭合蓋此篇孔氏古文有之馬鄭二公皆及見必其經文雖作獒字而其說實爲酋豪獒豪音同古段借字也故馬鄭皆讀獒爲豪偽孔氏執泥獒字以敘

爲犬高四尺之獒非也云西戎無君名彊大有政者爲酋豪者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高誘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可證

太保作旅獒【注】此云太保作旅獒下敘云芮伯作旅巢命二文證此正同以巢況獒則獒之爲酋豪益信鄭說蓋不可易

巢伯來朝 朝直遙反【注】鄭康成以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已武王既伐來朝 見賢遍反【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詩蓼蕭正義

鄭知巢伯南方之國者鄭注周禮秋官象胥云蠻夷閩貉戎狄之言者曰象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故以象名之則鄭君以巢伯當武王初定天下最先來朝故以之爲南方之國殷時諸侯或鄭君更別有所據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注云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用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天

朝貢之歲又命子大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尒茲以巢伯爲世一見者則是已爲九州之外之國矣九州之外得武伯者殷之諸侯殷周異也鄭注禮記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義內謂之子是殷制異于周也云以武王即位來朝者世一見之諸侯于中國繼世之王即位猶必來朝況武王易代新王乎則巢伯之來此是率其舊職見新天子故鄭君云然

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肯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與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已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與惡之初自崩始也三監吉銜反監于吉巖反【疏】注見詩東山正義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

殺武庚而監于殷國者也者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也云此己所編二年之時者詩豳譜正義引此鄭注云所編一年之時案成王從周公歸己在秋時是年即眾所編之一年三監即誅而叛總在是年之冬或流年之萬同是時正義所引鄭注而或言一年或言二年未知孰是於之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殺謂誅二監及武庚也是三監之叛在所編一二年時也其肯承周公所東二年則距武王崩時而四年矣殺叟誅湖矣王崩言之故又釋其意云繫之武王崩皆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是其叛心之萌自武王初崩時始

周公相成王

相息亮反 注 鄭康成曰

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從周公而來誅已解矣

解夷賢反 疏 注大見詩東山正義云鄭己解者于己見成王感悟之後與周公心意合一周公所誅殺成王必仍之故敘言相成王使若本非王之意

將黜殷

注 鄭康成曰黜貶

遲也【疏】注見正義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絀云貶遣詮同也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注】鄭康成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子啟武王封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疏】注見詩商頌正義據詩正義所引微子啟之上承微采隱名句下承紂同母庶兄也句已見商書微子篇注故于此略之也云微子啟武王封之于宋者禮記樂記說武王封殷之後于宋鄭君注從文云封樂從之詞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從者微子也是其同文也云因命之封為宋公者初時武王封微子于宋特以繼常之諸侯今命之為王者後因其在宋即封之于宋為上公宋公者云代殷後承湯祀者武王本立武庚為殷後以奉湯祀今武庚以叛見殺成王命微子代之為殷後即代之承湯祀矣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穎余傾反【注】唐叔名虞成王叔

母弟也封于唐親愛也鄭康成曰二苗同爲一穗穗徐崇反

同【疏】云唐叔名虞成王母弟也封于唐皆昭元年左傳穗【疏】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因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又昭十五年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實唐叔之偁已封于唐故也與得此禾張嘆則祖米封敘條律爲偁介說文禾說云穎禾穗也乇詩生民傳云穎垂穎也禾末結實而下垂皆則是穗矣故云穎穗也鄭注見周本紀注僕生大傳歸禾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云二苗同爲一穗二苗三苗未知孰是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注】歸饋也今經說曰穗及于地則嘉禾生成王欲以禾瑞歸美于周公故命唐叔以禾饋公于東征之所饋唯季反

【疏】論語陽貨篇云歸孔子豚孔安國注云欲使往謝故饋孔子豚則歸之饋明故云歸饋也引今經說者據

神契文見禮記禮運正義云已禾饋公于東征之所皆
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饋周公于東土
所敘言于東而史記言于東土所則
是周公于東土故以爲東征之所

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 注 鄭康成曰受王歸己禾之命
與禾 疏 注見正義

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注 旅獻
也 疏 旅古文旅字 旅獻釋詁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作康誥酒誥梓材 注 鄭康成曰言伐管蔡
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謚也聲謂封
古封字也封康叔爲衞侯 爲因爰 睢及 疏 鄭注見詩邶鄘衞 誥正義及正義云
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者以殷餘民封康叔則康叔
所封即三監之墟以殷滅三監乃可以封康叔故敘

敘

言封康叔必先言伐管蔡爲封康叔因管蔡之國也云不言霍叔皆蔡殺之也皆大誥叙言三監及淮夷叛則霍叔亦叛亦當誅伐茲言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故鄭君疑其殺之蓋三監之中霍叔最幼[illegible][illegible]兩兄同事或迫于兩兄不得不從其罪可原容當赦之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康謚也者據周書謚法解云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爲謚兼此三謚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爲謚偽孔氏乃以康爲圻內國名正義謂家王大云然案史記管蔡世家言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旦于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是則當先王時康叔實未受國及武王崩即受流言之實周公出居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居攝又將東征之義其時皆未遑封康叔也逮三監而誅而以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即爲衛國似當受康國于康由是謚號鄭說謂是家王偽孔皆衛國也云粘沽封字也皆說詳分殊叙疑封康叔爲衛侯[illegible][illegible]昭箸注必言之者以經及叙皆不見衛國名故也

成王在豐

注 豐文王所都

疏 文王都豐者文王有聲之詩言文王作邑于豐是文王

欲于豐也

欲宅雒邑　注　成王之言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爲善易得而見也爲不善易得而誅也此成王欲宅雒邑之意也　易弋豉反　疏　成王之言曰云云者呂氏春秋長利云南宮括對尗鬻公曰君獨不聞成王之言乎其詞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爲善易得而見也爲不善易得而誅也是其文也但其文言宅成周今引以說欲宅雒邑之意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皆在雒邑宅雒實兼王城成周言之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是則宅雒邑即營定成周也

使召公先相宅　注　召上照反下召誥及後凡言召公皆同相息亮反下敘同　注　鄭康成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疏　注見詩王風譜正義

作召誥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注　鄭康成曰

居攝七年天下太和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疏】注見公羊傳宣十六年疏

使來告卜作雒誥使色吏反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疏】注見詩王風譜正義云此皆士也者篇名多士篇中文稱呼多士故知皆是士也云周謂之頑民者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以其不服于周言其不則德義故謂之頑且目之爲民也雖然其不服于周書不定故主之故欲則書周而言謂之頑民書審言之固不光顯誼士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誼士猶或非之誼士即謂此頑民也云民無知之稱者孝經援神契云民者冥也是民之爲言冥冥無知之謂也

周公以王命誥

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齊謂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案周禮地官敘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故馬鄭皆說師保為大夫但周公召公材相成王實兼三公之佐非中下大夫之職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言實為相而兼師保之職不云聖賢者蓋以周公為聖召公為賢也竊意周公之德未成傳云召公但周公多材多藝以誦詞而號偁聖人文王世子者禮記篇名也引其文皆以其正說師保之職任故取以為解

相成王為左右

相息亮反【注】馬融曰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疏】陝式冉反注見釋文云分陝為二伯者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

公主之一相如乎內是周公召公分陝為二伯而相成王也但傳言一相如乎內則伯分陝者治乎外矣易已分陝解相成王為之左右者蓋如乎內者專治王事不主外之諸侯故對分陝者而言如乎內其分陝者雖主外之諸侯但統之而已其治固未在內得在王之左右也禮記王制云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鄭注從文大引公羊傳周召分陝之文以說則分陝為二伯即是為左右也故易文申言之云東為左西為右則周公左而召公右矣

召公不說 說讀曰悅 注 馬融曰召公以周公嘗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 復房富反 疏 注見史記燕世家注云功配文武皆周之王業文王基之武王定之周公攝政致太平乃始成之是周公之功豐配文武也云以為周公苟貪寵也謂以周公歸攝之政不宜復在臣位乃曰自安詘不復攝謂為苟貪寵也經云我不以後人迷是周公表同己意不已乎辭申故詳譬不給則可知召公不說之意實疑周公貪寵也

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注】鄭康成曰以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伐踐讀曰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蓋讀踐或爲殘殘大滅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得房富氏孫子淺氏【疏】鄭注見詩所引正義及正義又略見周本紀注云以此伐諸叛國皆總括之者謂殺武庚伐管蔡及此伐淮夷踐奄也云皆周公謀之者所引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伐此諸叛國皆周公謀之者也但臣功皆統歸于君以周公所伐縱使成王不親往與文自必偁成王伐之鄭必知此諸叛偁成王伐是成王歸事乃往者以多方敍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周官敍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是皆說成王親征而歸也則殺武庚伐管蔡王大親往可知矣伐書大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鄭君不用其說而讀踐爲翦翦訓爲滅皆下敍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奄雖滅而其君未殺

當見殺大傳言殺其身與殺書異故鄭君不從也成二年左傳云歬滅此而朝食是歬之訓爲滅踐歬音相近古叚借字也成王實滅奄而踐之爲滅訓不顯故轉爲歬也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案齊在魯北奄踐蒲姑繇遷則從與而當魯之東北費誓經云淮夷徐戎並興費誓敘云東郊不開則淮夷直魯東是則奄在淮夷之北矣蓋謂踐奄爲殘者周本紀從東伐淮夷殘奄是所據也引王霸記者證殘之訓大爲滅也王霸記者古書之名今亡矣茲得引之者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所引也

作成王政【注】鄭康成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于此未聞【疏】注見正義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從之大傳云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此鄭君所據也據此則此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士篇云昔朕來自奄謂踐奄歸也則此篇當在前書當矣今出于此次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未聞所以編次之意也案下三敘與此敘文相承次則鄭君于下三篇當皆同此說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注】蒲或

[illegible]馬融曰薄姑齊地鄭康成曰奄既滅矣其君頃入不可得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疏】云蒲或眔薄者[illegible]周本紀

云遷其君薄姑文據釋文云蒲馬本作薄馬注見周本紀注云薄姑齊地者薄姑即蒲姑昭二十年左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之地蓋以蒲姑氏居之而得名則是齊地矣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鄭注見詩破斧正義云欲徙之于齊地者馬說已蒲姑眔齊地也雖然竊疑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接壤遷奄君于蒲姑則殆無遷徙之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敘當言將遷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逮眔齊[illegible]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若大傳不遷奄君之[illegible]所則文不具[illegible]已云[illegible][illegible]見如此不敢[illegible]先儒[illegible][illegible]故不具說于注聊識之于疏

周公

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官 疏 孫氏孫諸此篇亡所大政得其正義云鄭之意周官在太政前第八十六案此敘說上三敘之相承說則事相聯屬在周公歸政三年之也太政經云維予王矣則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得之說自當先周官亦得大政宜依鄭本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 息正義本作肅史記作息慎 文則家本作息慎鄭注云則鄭本亦作息故作息 注 東夷蓋謂淮夷鄭也家說

息慎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 疏

以上謂敘隱作淮夷踐奄而林言說滅徐生餘事此言說作又釋上篆文則所作卽上敘所云也故云東夷蓋說淮夷奄也淮夷及奄皆瀕東海皆東夷也不言賀言故云蓋也僞孔氏以東夷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也說无據吾无取焉馬注見釋文云息慎北夷也者昭九年左傳云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息慎卽肅慎故以爲北夷鄭注見史記五帝本紀注云息慎或謂之肅慎者如左傳肅慎燕亳及國語魯語肅慎氏貢楛矢之文是也云東北夷者蓋在北而偏于東者也

王畀榮伯

僞孔氏隸古定本作俾字疑畀字无畀而畀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俾蓋天寶中詔以時字改畀文作畀傳之解爲俾者悉于正義本改爲俾矣此敘傳云王俾之爲命書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此則誤改也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賄說則字當爲畀

〔注〕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馬融以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疏〕畀賜釋詁文云書或爲辨辨者釋文原本云畀馬本作辨云辨古班字皆鄭注義亦士虞記

云古文班或爲辨則古字或以辨爲班也云班大賜也者周禮太宰職云匪頒之式鄭仲師注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是班爲賜詮詁釋畀賜之訓故云大賜云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者國語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案國語所言乃武王時事與此語時此以賜息慎名篇賜所以報與禮也則息慎所貢物當實言畀榮伯是以息慎所貢賜榮伯也云分賜與國火非肅以所貢賜之大或所賜不獨榮伯文不異今案注息周本紀注云榮伯周同姓者國語晉語云重之以周召畢榮〻謂榮公也與周召畢竝言之則同可知矣榮伯蓋榮公之子故以爲周同姓云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者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謂爲采地處諸侯祿而不去國者則畿內諸侯卽王朝卿大夫也

作賄息慎之命

〔注〕賄財也主國贈賓之禮也記曰賄在聘于賄（聘依說文當作娉从女不从耳經典皆作聘蓋聲同則字可通䛐从曰作于讀爲爲）

〔疏〕賄財釋言文引記曰者義取聘禮記之文也鄭注彼文云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

當視寶之聘而不棄之財也是則賄棄之國聘寶之而故引以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

【注】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疏】此之說周公欲葬成周之意故取以說此云三年之後者蓋謂致政成王之三年後也云示天下臣於成王皆於成周蓋爲成王宅宇成周是以見臣於成王之意

公薨成王葬于畢

薨呼肱反

【注】公疾故曰薨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骨于畢畢文王之墓隧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尊功顯武

殁子來反經悳與通用文

【疏】禮記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說文死部云薨公侯殁也从死瞢省

饋故云公疾將曰葬大傳云∶然之說成王所以葬周公于畢之意也故取以說此云畢者文王之墓隆也孟子離婁下篇言文王卒于畢郢故畢為文王墓隆趙注孟子亦云畢文王墓近于豐鎬之隆云不葬于周者謂不葬于成周也云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不敢以為違遺言者文王墓在畢葬周公于畢言從文王以見非己所得而臣之者所以明不為違周公之遺而違周公之意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注 鄭康成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雒陽相去則然

疏 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者坊記記篇之注也成周以下亦坊記之注成周句見周禮肆師疏天子之國云云見周禮肆師疏敘書命君陳先言周公既沒猶蔡仲之命敘書命蔡仲先言蔡叔既沒此文相況當同是父沒而命其子故推知君陳亦周公之子以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伯禽者周公

之反子君陳大周公之子則是伯禽弟矣鄭君注禮記云然與注此敍以大云然此注然驗粘取而注以論之同是鄭君之注以辭合于此可也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皆謂成周杜王城之近郊也鄭於注雒誥以澗水東廛水西爲王城以廛水東爲成周則成周在王城之東矣敍言東郊成周是據王城而曰成周爲東郊也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皆以王城爲天子之國也杜子者注周禮載師職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今河南雒陽相去則然皆鄭注雒誥言成周今雒陽縣是王城今河南縣是鄭君亦涑入曾往關中以親林與隱知兩縣相去遠近之數辭知與隱名之洛柴故據以驗成周去王城五十里爲王城之近郊矣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相息亮反）

注 鄭康成曰回首曰顧臨死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疏 注見正義及周本紀注云回首曰顧者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還視也回首也鄭注禮記緇衣云顧念讀者曰顧命此云臨死出命故謂之顧兩注意正同

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

康王之誥僞孔本無成王崩句釋文謂馬本有此三字寧从馬本

注 尸主也主天子之位卽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之位也

疏 尸主釋詁文云卽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者所謂顧命經文也於經不言卽位而言旣尸天子且必辨未成上篇言之[illegible]論今卽位而言誥諸侯受卽受顧命說擇之天子位以就諸侯而報誥之故引顧命文以說

康王命作冊畢

注 當云作冊畢公誤脫公字土脫迅凡

疏 周本紀謂此叙作康王命作策畢公今此畢下无公字以不詞必爲脫誤故以當云作冊畢公誤脫公字

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注 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

疏 注見正義云今其逸篇爲冊命霍侯之事皆實[illegible]張三[illegible]林爲引畢命之篇之文蓋漢世別爲畢命篇鄭君未及見之故

據今為言也云不同與此敘相應皆此所引皆之誤也當云不與此敘相應正義引之誤多同字或不同學者冊命言謂冊命之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不相應引少一不字今流俗本是冊命霸侯此敘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皆與不相應則流俗非此俗書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注 穆王康王之孫大司徒敎官卿也 疏 周本紀云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守卒于江上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故云穆王康王之孫周禮敘官云乃立敎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人故云大司徒敎官卿也

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冏居永反正義本作囧史記及說文所引皆作冏隸古定本亦作冏俗改作囧非也 注 僕侍御于臣皆之名太僕正與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政官之屬也 長中賞反 疏

鄭注周禮太僕敘官云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其長也此太僕正即周禮太僕之官正之言長故仿周禮注而云太僕正其長也引周禮者夏官敘官文云政官之屬也者周禮夏官司馬掌政司馬以下皆政官之屬太僕散在內者

臩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注 王成王也蔡仲蔡叔之子也蔡叔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其事也然則此篇當在亳姑之前編之于此未聞

行下孟反 見賢遍反 疏 上兩經已言穆王此敘述後隸此王大是經王故稱之王成王也云蔡仲蔡叔之子也者定四年左傳言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是仲為蔡叔之子也引蔡叔傳者即定四年左傳文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者史記管蔡世家亦舉蔡仲卿士也云然則此篇當在亳姑之前者據

孔傳蔡仲受封在周公生存時亳姑在周公薨後則此篇當在前矣與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亳姑數八十三鄭以為在粊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案賈氏傳孔氏古文則別錄之次是古文舊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書而序之穆王時書之閒不詳其繇故云編之于此未聞

魯侯伯禽宅曲阜 魯古文以為魯衛之魯阜房酉反 注 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疏 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者應劭風俗通山澤篇云阜阜則曲阜也皆以形勢委曲而名也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粊誓 開正義本作闢釋文云馬本作闢衆家氏傳古文古文闢作開馬本亦作開闢釋文經宋開寶中陳鄂奉敕刪改非陸氏元本矣 注 徐夷徐戎淮夷開闢也粊或為肸或為鮮禮記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家說以為征徐戎作粊誓

粊則此篇當在亳姑編于此次未聞（辟皮易反爲爲上于睡反下于麾反）

【疏】云徐夷徐戎淮夷者緣經文言淮夷徐戎也說文門部云闢開也重文作闢故云闢開也云粊或爲肸或爲鮮者史記魯世家作肸誓伏生大傳作鮮誓也引禮記者曾子問篇文孔子荅子夏問偁者聃之言也云禮家說以爲征徐戎作粊誓者鄭注曾子問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爲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粊誓是其說也云粊則此篇當在亳姑者亳姑作于葬周公時伯禽以三年之喪自是周公之喪卒哭則既葬矣故此篇當在亳姑乃禮記正義以征徐戎時周公猶在謂伯禽以服喪寒義禮喪服父在爲母[illegible]練禫父卒乃爲服三年此周公之制也伯禽得專之于數則伯禽三年之喪終是爲服夾在周公薨後禮正義言周公猶在非也寍見禮記所云非謂周公之喪乎故此篇當在亳姑後魯世家記此事謂與管蔡反同時是因此敘之淮夷而誤以合于大誥敘之淮夷叛爲一事矣非也僞孔氏誤此篇于文侯之命後據書[illegible]正義論鄭以粊誓在呂刑前弟次十七則是古文本在此也但此及上篇蔡仲之命皆是成王時書而皆廁于穆王時書之閒

未詳其編次之意故云編于此
大未聞云大者太蔡仲之命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注 呂侯受命于穆王訓
說見呂氏贖刑之辨 述 敘書呂命穆王注云呂侯受命于穆王者蓋命書王出自上詔下之言故解呂命蔡呂侯受命 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注 平王幽王之
子穆王八世孫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生太子宜臼又
娶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
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
立之是爲平王故國語曰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此之
謂也平王嘉文侯之功故賜之以秬鬯圭瓚 秬[illegible][illegible]反 戲許宜反

云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皆案周本紀穆王

疏 崩子共王立穆王爲一世共王二世也共王崩子懿王立三世也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崩立懿王太子是爲夷王四世也夷王子厲王五世也厲王子宣王六世也宣王子幽王七世也幽王子平王八世也云幽王殺申侯以爲后皆詩序敘文云生太子宜臼皆是詩小序傳之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皆史記周本紀宜臼奔申以下至是爲平王鄭氏詩譜王城譜文周本紀文命其事引國語皆鄭語文

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敗必邁反 殽戶交反

注 殽在弘農澠池縣語曰東殽函殽澠池所高甚昧傳僖公三十年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說與鄭盟而還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以為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三十三年晉文公卒未葬子襄公墨縗絰以從敗[illegible]秦師于殽而擊之俘其三帥孟明西乞白乙以歸襄公之母文嬴秦穆公之女也請于襄公而釋三帥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迎哭而從之是其事也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公作此誓史記以為是後三年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遂自茅津渡河封殽尸而後作誓未知審然否沖直崇反縗初回反與一書反帥色類反殽云殽在宏農黽池縣語曰東殽西殽黽池所高者風俗通山澤篇文也其語者蓋黽池之土俗語也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有二殽所謂東殽西殽

殽也蓋二殽于黽池爲最高知故以黽池所高引據洙
傳皆隱栝左傳文云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
公作此誓皆敘于敗諸殽之下則云還歸作秦誓謂
三帥還歸而誓于是乎作但與史記文不合左傳又无
作誓之文故云蓋以疑之引史記秦本紀文也云取
下官及郊繇自茅津濟河封殽尸皆左傳文公三秊之
求也謂于此時作誓則天文以證焉孰其說則是穆公
繹歸而作誓恐非敘之所云也故不取譏信而云采知
宋數
古

敘文凡九十九名注三凡六百八十字釋音[illegible]字
凡三百一十七言疏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字樂
題三名注三十七字音十六言疏四百七字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一 終